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 第一一七回 飛山虎賊店遇友 施大人覓逕求賢

且說三名強盜與賀爺動手，不分上下。忽聽說四霸天姓賀，三人收住了兵刃。內有一人問道：「你可是飛山虎賀天保麼？」好漢說：「正是。你等是何人？」那人說道：「我等是臥虎山飛熊峪黃老叔手下李俊、陳杰、張英便是。曾與大哥見過，你老人家可曾想得起來麼？」天保說：「你等到此何事？」李俊說：「因有人傳說，此處有個賊店，劫殺過往客官，有礙咱綠林之名。黃老叔差遣我們前來收拾了他。不料與大哥相遇。卻不知大哥到此何故？」天保也將來意，說了一遍，彼此歡喜。天保叫開房門，與施公說明其故。施公這才放心。天保帶領三人，走到屋內，見了大人，見禮已畢。天保把酒菜取出，飲至天明。

李俊等三人還有別事，不能親送，把臥虎山道路說明。天保拉馬，捎好行李，先扶賢臣上馬，然後取火把店點著。不消一刻，那房屋俱成飛灰。又與三人告辭，大家分手。

賀爺上馬，保著施公，向飛熊峪道路而來。忽聽犬吠，料想相離不遠。天保將馬拉到樹下，順著崎嶇小路，來到莊院門首，上前叩門。但見從裡面走出□數歲的童兒，生的倒也伶俐，帶笑開言說：「爺台是哪裡來的，到此何干？說明我好進去稟報。」賀爺帶笑回道：「你說是賀天保，同著一位姓施的，前來拜望。」小童應聲而去。不多時，天霸與王棟出來。天霸看見飛山虎，忙緊搶了兩步，執手言道：「哥哥，你可想煞小弟了。不知哪一陣風兒，把兄長刮來。不知恩公施大人現今在於何處？」

賀天保遂說道：「現在外面團瓢之內等候，你我一同速去相見。」

天霸、王棟說：「是！是！」三人一同前往，後面有幾名伴當，跟隨天霸。三人望見團瓢不遠，只見施公早站起身，出外迎接。

天霸、王棟急忙向前，走了幾步，曲背躬身說：「恩公老大人，寬恕小人未曾遠迎，望大人恕罪。」說罷連忙跪倒。施公趕緊用手相攙，只說：「不敢，不敢，快快請起，還求擔待。施某來得倉卒，殊為非禮。」說罷用手攙起。二人站起說：「老大人太謙，我們都是蠢笨愚人，不曉得禮法。」言罷讓施公前行，大家跟隨。從人後面拉著馬匹，進了莊院。施公今日觀看那兩層房，多是薄板蓋的；又有兩廂房相稱，清靜幽雅，另是一番世界。只見天霸、王棟躬身說道：「大人貴駕到此，我等禮儀不週，多求寬恕。請歸正座，我等好行大禮。」施公說：「實不敢當。」二人行一常禮，一同落座。賢臣坐上面，左邊是賀天保，右邊是天霸、王棟。從人獻茶。天霸說：「大人到此荒山，並無別物，請大人吃杯水酒。」遂吩咐抬開桌椅。不多時，從人擺設已畢。天霸掌壺，王棟把盞，滿滿斟上，雙手擎杯，放在施公面前。又斟一杯，遞與賀爺；然後自己斟上。只見從人用油盤托來，俱是煎炒油炸的珍饈美味。施公帶笑開言說：「我施某無故又來討擾，何以克當？自從惡虎莊上，與三位壯士分別之後，時刻思念英雄救命之恩，刻骨難忘。無奈總未相會，幸得與賀壯士同來。」又向王棟說道：「不知令弟有何貴幹？」王棟欠身說道：「大人不知，劣弟去年已亡故了。」施公說：「正在青春年少，真正可惜。」天保說：「恩公現今升了倉廠總督。」天霸二人笑說：「恭喜。」施公說：「何喜？雖說奉旨前來山東放賑，皆因大芽山中，住了賊盜。此人名喚於六、於七，手下招聚賊兵數百，獨霸山東一帶，打劫商民。施某日夜焦愁。賀義士替某分心，知道二位貴真，這才舍死忘生，奔到寶山面請。」

黃天霸聞聽，心中一想：原不是念舊恩，卻為這糧怕賊劫。

此來你是枉費心機了。壓住怒氣，帶笑開言說道：「恩公忘了惡虎莊中的話了，小人至今未忘：『命裡不該朱紫貴，不如林下做閒人。』請大人不必往下言講了。此時心灰意懶，情願老死山林，永不出仕，誓無二心。」施公聽了，半晌無言，只是發怔。手擎酒杯，懶往下喉。天保聽得明白，說道：「大人，我等棲身綠林，大碗酒，大塊肉，要分金銀著秤稱。情性狂放，舉動俗野。皆因天霸遵父遺訓，故棄綠林，歸了正道，才投江都，保著賢臣。關家堡他和小人又救了爺台大駕；活命之恩，非同小可。黃天蕩內，擒拿水寇，老大人功高爵顯。我們大眾，成全天霸成功，也非容易。若說官卑職小，也是實話。因為此他不上北京。後來趕到惡虎莊上，他想大人必有危難，舍死忘生，救了大人，比著前次，倒覺更難。那天虬、天雕，本是同盟一拜。算他一片心癡念舊，失了江湖信義之真，逼死兩家人的性命；江湖上的朋友，無不怨恨。大人請想，他為何情意？」施公連說：「是，不錯，賀義士說的句句全不假。此時官居二品，可以面君奏事，正好提拔恩人。你一定要安心苦守寶山，我施某也就無意於功名了。我也在此山，尋些清閒自在何妨。」天霸說：「老大人莫生退心，別比我等之輩。我們是生成的野性。」賀天保心中暗想說：「很好，你若不去，我與大人怎麼出你這個門呢？」想罷開言說道：「老兄弟不必著急動氣，是事都有三說三解。」天霸帶怒說：「兄長言之差矣！叫我好不明白。」天保專用反激之計，激動英雄。復望著施公說：「大人不知，小人與天霸自幼的朋友，他的性情，我一概盡知。不論誰有不平之事，叫他知道，他是鬧個翻江倒海，總得他順過這口氣，才算撻手呢！這如今曉得事務了。」天霸說：「兄長，我自從□五歲出馬，沒玷辱綠林。兄長這話，小弟倒不明白。」

賀爺說：「這個自然要說明白。自從你與武天虬四人結拜，勝似同胞弟兄。先叫你逼死二位兄長，剩下我天保一人。江湖上最重的是信義，那時節你不顧信義，要救恩公。這時候你不顧恩公，更無信義。」這一句把黃天霸急得火星亂迸，說道：「兄長這些話，說死為弟了！朋友也算在五倫之內，死戰荊軻，至今不朽。我天霸無父，就從兄長教訓。背了人倫，枉生天地之間。生死存亡，皆聽教訓，就是跳油鍋去也聽命——那怕立刻就走！又何必用反激之計？」天保說：「不然，日後如若見面之時，便知於六、於七厲害！實有此話，他弟兄在大芽山落草，招聚數百嘍囉。還有一個方小嘴，足智多謀，人稱賽姜公。那於六使的是混鋼槍，力大無窮，還有敗中取勝的飛抓。於七使的是銅錘，躡跳蹦蹦，還有一把軟鞭，更精巧。雖則傳言，臨陣必須小心。」天霸眉頭一皺，說道：「慢說他弟兄兩個，就有□個八個，我天霸也放不到心上。」現時天氣不早，吩咐從人，將殘席撤去。又吩咐從人，掌燈搭鋪，各自安歇不提。

次日天明起身，淨面更衣，用過酒飯，天霸吩咐備馬。手下人連忙將馬備好。施公、賀天保、黃天霸、王棟四人，乘馬出山，竟撲奔濟南大路而來。一路無話。到了濟南府，入城，進了金亭館。賢臣下馬，天保、天霸、王棟一齊下馬，跟隨施公，來至裡面。早有關小西、王殿臣、郭起鳳、施安等，齊來恭見。天霸、王棟見禮畢。施公吩咐排酒宴來。不多時酒筵齊備。仍是施公的首座，大眾各按次序落座，霎時間將酒吃畢，大家散座，從人將殘席撤去。天已不早，各自散去，安歇了一夜無話。

到了次日清晨，施公梳洗已畢，即忙升座。文武官各按儀注行禮畢，分左右侍立。施公眼望知府開言說：「貴府可曉得糧船何時可到濟南？」知府躬身說道：「不過三五日可到。」

施公點頭說道：「貴府把那已結未結的案卷備齊，一並拿來，本部堂看過。」知府答應，令書吏呈上。施公閃目觀瞧，內有一案，是金有義無故殺死趙三，但死鬼與兇犯素不相識，並無仇恨，兇器又不見，問成抵償，現在案內。施公看罷，心中暗想，這宗事叫人可疑。正自沉吟，忽聽一隻雁落在對面房簷上，不住的亂叫，令人詫異。正是：天理昭彰人不醒，報應循環物顯靈。

這只雁引出無窮的事故，且看下回分解。